

何来醉香飘吕坵

周苏蔚

明媚彩色的光圈,幸运地落在她的额头,依旧还是那么鲜亮,那么坚定。

阳光丝毫没有吝啬,大大方方地倾洒在辽阔的乡村;蓝天上,如同棉絮般的白云漂浮着,圣洁的云朵牵来了一片宁静与祥和。是1700多年历史的建昌圩储藏着生命的力量,还是那片水域倒映着金坛区第十三代非遗传承人张萍奔行走在脚步?我不知道。

那一年大学毕业,张萍从四川雅安一个叫作“雨城区”的山洼老家,来到母亲的改嫁落户地建昌圩创业。

吕坵,地处建昌圩东北部,总面积5.83平方公里,一个在中国的版图里极其微小的地域。吕坵村距今已有千年历史,早在三国时期,东吴吕蒙大將軍就派兵驻扎这里。村里充满传奇色彩的老槐树见证过董永的孝道和七仙女的爱情故事。传说,以及永远的孝道与爱情,于2006年名列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2009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。

或许是坚守创新的担当,张萍一直在关注着吕坵关于酒及传统文化的民间传说。日常在与当地老人聊天中,经常听他们念叨:吕坵行政村有个夏潢村,四面环水,明清时期有过一家王家酒坊,酒坊不算大,做酒取水来自两口古井。在夏潢,我遇上自幼年就生活在这里、今年89岁的吴兰娣,她一脸陶醉地告诉我:“那酒啊,一阵风吹来,全村都闻着酒香。”

据说抗战时期,吕坵酒坊的高度酒被悄悄用来为新四军伤病员消毒伤口。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被日本鬼子发现了,于是一把火烧毁了酒坊。由此,张萍和母亲(金坛区第十二代非遗传承人)常常念叨这件事。张萍耳濡目染家中祖传的酒坊整日飘香的酒坛、酒罐、酒瓶进进出出,十分忙碌。母亲建议,能不能恢复吕坵的传统酒坊,以匠人之心留住一代过往的乡村记忆。

2017年初夏,稻花的芬芳尚在酝酿香气,此时的蛙声、蝉鸣还在等待时机;黑色的眼睛,遥望的眼神,在幻想中闪亮。张萍缓缓地走进一个乡愁的天地。她翻阅一切关于酒的文献,一切关于酒的民间传说,一切关于酒的智慧音符。

金坛乡贤、好酒的盛唐诗人戴叔伦在《寄刘禹锡》中这样写酒:“……春去能忘诗共赋,客来应是酒频赊。五年不见西山色,怅望浮云隐落霞。”相比较而言,张萍更喜欢戴叔伦在25岁前写下的《南野》中“茶烹松火红,酒吸荷杯绿”的诗句。

清代文学家、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一书记叙着“金坛于酒”。“于文襄公家(清·于敏中)所造,有甜、涩二种,以涩者为佳。一清彻骨,色若松花。其味略似绍兴,而清冽过之……”当然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提起酒,金坛家家户户都自豪地知晓明朝贡酒“封缸酒”——如今的“国家

级非遗项目”。

继承或者弘扬,那些日子,酒像波涛一样在张萍的脑海里翻滚,翻滚的还有清晨的彩霞和夜晚的梦想。张萍相信只要努力,梦想并非遥遥不可及。

于是,她走进一片沧海。这片沧海在风中摩擦,像自言自语:往前、再往前,一座连绵的山、一条静静的河、一盘暖暖

的月。

追逐,试图从酒中寻找自己与时间俱进“年轻态”的灵魂。

张萍回到出生地四川雅安著名的山凹酒乡,探寻民间纯纯的手工酿酒技艺;回到曾经种过的玉米地、高粱田,寻求最好的酿酒原料。她用了整整3年时间,到重庆、湖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寻访,有时自己开车,有时坐乡村的“啦啦”车,有时步行。到底翻过多少座山、跨过多少条河、拜访过多少手工酿酒大师,她没有做过统计,但有一本账她算过——整个行程花费了将近十万元。闻到了各种酒香,寻访到阳光所赐予的关于酒的格调,包含着大地的沉静。特别是那一次从重庆开往湖北的八百多公里的路程,七个小时有三个多小时山路,一个急转弯紧接着一个急转弯,好几次差一点翻车,半个车轮压在悬崖边,惊魂未定,接着开。如今说起这件事,她依旧心有余悸。家里人、同学、朋友们都很不理解,责怪她:没谁逼你,需要这么拼吗?连命都不要了,还怎么创业?

张萍只是淡然一笑。因为她用嗅觉品鉴酒的香味、酒的口感,也可以说她品到了创业人生的艰辛与承续传统文化的价值。

翻阅中国文明史可以发现,酒如同血脉一般在中华文化血脉里源远流长。自古酒的原料是粮食、水与酒麴,将蒸熟的粮食与水、酒麴拌匀,发酵后得到的液体就是酒。所以早年诗人艾青形容它是“水的外形,火的性格”。古往今来,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过许多流光溢彩的诗篇。

终于,在2019年,不会喝酒的张萍在夏潢自然村王家酒坊旧址创办了自己的“山水酒坊”,将获得过巴拿马金奖的金坛指前标米作为主打原料,取名:“望仙桥”白酒。当年年底,山水酒坊举行“望仙桥”酒封坛仪式,一时轰动大江南北。在酒坊,我碰巧遇上拎着酒壶来打酒的王锁寿老人。老王今年86岁,属虎,是“王家酒坊”的后辈,酒龄应该从16岁算起。原先他做过乡村教师,喜好酒,早年半斤一顿,一天两顿。如今身子骨还行,但子女不让喝太多,中午一两,晚上二两。自打吕坵恢复酒坊,他就一直喝“望仙桥”酒。老人乐观地说:我就两个爱好,一是喝酒,二是听收音机。一边喝酒一边听戏,浑身都舒坦。

一遍又一遍翻录时间,张萍从铺满新绿的春天,行进到叶子凋落的秋天,再回到敲响蝉鸣的清晨。终于,微笑的花蕾唱出歌声,唱出乡愁——

“望仙桥酒酿制技艺”被评为金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,张萍被认定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望仙桥酒酿制技艺”区级代表性传承人(古法酿造十三代传人)。

纪念钱名山逝世80周年



治学立论,必切时宜。一百五十年前,清廷之末季,名山先生来也;八十年前,民国之穷途,名山先生之不禄也。

先生在世七十年,正泱泱家国,其外则见辱于彼邦,其内则乱生于本土,山河飘摇,百姓狼顾,先生以儒者立身,以学者立言,引子路之言而发问:何必读书?

子路,刚直而勇,夫子门人也。因未见向学之用,故对夫子存此直问。当年夫子以不学之六弊教之曰: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;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;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;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;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。”子路以夫子重实践与力行,故视读书为次要。而夫子责子路未学先行,是以民生试对错,害民害己也。

子路又问:“学岂有益哉?”夫子再答曰:“木受绳则直,人受训则圣;受学重问,孰不顺成。”学与不学、学有何用?两千年后,世态屡遭巨变,家国屡逢危难,世人更疑读书何用。名山先生引此问而课徒,是欲先决向学之疑也。

世态有奋发向上、矢志以老者,亦不乏邪恶污暗、放纵下流、慵懈怠惰种种。志趣卑下者须劝之以正;软懦不见者须导之以强;蒙昧多歧者唯教之以明;有残暴暴民、奸诈吊诡者,须劝之以信以义、以礼以节。故叔世之中,先生以身为范,用一生学行说读书之理。

何必读书

——纪念钱名山先生,兼说实学与力行

卜功元

“战者死事,必于死中求生而后有胜理”,“志不一则二,令不一则疑,败之道也”,为析战和不定之利弊、断胜败之因果、鼓朝野之士气,先生作《必战》以醒世;

又以“知而不行,虽敦必困”,学者所喜在乎“慕远而忽近、贵华而贱实”,多究于琐屑,不考行事之高下,士人畏威而不能申正见,天下有空言轻行、无所担当、埋首八股之风,不知“知贵而行,行贵有恒”,故作《行贵》以劝世;

“已有文章惊海内,复持道德正人心”,先生眼见天下势同散沙,官心争势,民心逐利,有势者以天下为我有而造汹涌之势,有道者愿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得其机,局面已然难于收拾。“人心之亡,先亡于无是非”,“春秋大义,不过明是非而已”,而是非荣耻、善恶美丑早失一定之准。先生忧心“时方逐利,何可告语?”或覆巢填卵、或剑化耒耜,举目理想与现实、蒙昧与光明、落后与强霸,以急利而惶惶者之众,我辈应有何作为?以不忍众生长期困途,而教人易懂易行之故,先生再著《良心书》以劝天下正心同德。

如何读书?是“何必读书”之再问。

世人皆知儒家倡导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然在名山先生高蹈之前,早有一篇《拟陈政事条疏》,提出“正学术以正人心,去积习以行行政,破资格以求人才、和天下以尚武”。儒生论尚武,自古少有之事。以尚武为和天下之根基,岂是一般儒生之见。百年之后思之,知是先生实学之言。

人心善恶之机,关乎国家治乱。既要精通典籍,又要关心民事;既要心系

国家,又要修身养德。近世多少伟岸人物,以精通典籍之根底,造不世之伟业,岂能不学而达。天下之大,早非无德无才、胸中草莽者所能胜任。知“兵机利钝、主德明暗、臣下忠奸、战和得失、古今同异”,乃先生家学;“读经传则根底深,看史鉴则议论伟”,乃先生家传读书方法。以先生经史根底之雄厚,故能发此实学之论,非迂阔者能言也。惜乎不用于昏庸。

饱学博文,非先生所求也;皓首穷经,非先生所欲也;章缝之士,亦名山先生所睥睨也。古人有言:但以无才无德为耻、不以身家性命为忧。非唯人文精神与传统学术可资传承,在新世界环境之下,交通、武备、人类知识结构、各民族道德水准发生数千年来之巨变,国家社会需要更多新知识与新人才。图强以人心,文化续则民族存,科学之探求与道德个性并修,实业兴邦与养德续脉同求,是新时代之新认知。学者务必实事求是,岂能虚学无用。

若“弃其所学而徇世所好”“德之不修、学之不讲、闻义不能、不善不能改”,是夫子之忧也。而反复说道德终究乏味,不能陶情而淑性,虽法令亦不过禁一日之言行,不能轨心于正,故申之以弦歌、导之以诗文、广之以读书。名山先生深知启迪良知、感发性情为治学根本,为百姓说法则讲道德、一民心;劝士子向学则析是非、说进取;著文章则“自铸伟词,不拾人牙慧”。以当时名物训诂之微,不能道义理之大,不切于时宜、无所致用于世,故先生放言轻之。

“古之知道者必由学,学者必由读书”,藉文以读前贤之书、通经世之术,而可会其用心之所在。先生一生治经史、说性命,深知世间有向学见道而知性命

者;有理首史册不能见道者;有游戏笔墨不约于礼而畔道者。故在“何必读书”之后,先生不欲学子孜孜于俗业、驰骋于机锋,循循而善诱,为学子传道与学、辨经与权。使学者知国家作育之意,克葆醇风、致知而涵养。我辈或为栋梁柱石、或为樗枿砖瓦,可各得其志也。

不同于宋人所云“开卷有益”,唐人皮日休于《鹿门隐书》言:“文学之于人也,譬乎药,善服,有济;不善服,反为害。”故先生讲授前贤之学,欲“学子澄心定虑,值危疑震撼之际,能百挫而不撓”。不欲见不辨是非者,负天下之心而委身从贼,甘为寇盗之鹰犬也。

传承与弘扬儒学思想,是有识者之追求与担当;有益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,是历代贤良对儒学之正解。“不以自由为放荡,不以独立为自私,不以勇敢为作乱,勿耽于嬉惰惰废”。故先生进一步认为,“坚贞正固、恬静休裕,易耽逸乐,是学之衰也”。中国之温饱初足,不过十数年间,“酣嬉游、盛容饰、役于口腹”,亦近贤之忧也。若纵有澄清天下之识,不能乘时而出,于国家生民无所担当,何益于世。

夫子又曰:“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”,是言由学可近仁也。《礼记》又曰:“修身践言、谓之善行”,然仅持仁善之德,尚不能胜道学之任,唯能“刚毅不挠、至死不变、不入于下流、不乱于邪世”者,能成就贞性毅力。不懈以努力所学之事,方可力行其德。先生易直而不疏淡,气如精钢。居身行己,在方与正。先生曾与弟子语:“学做诗文,必先学做人。”“诗必有义,言必有文,书必有骨”,遍观古今,几家诗书用正声?满目吟诗之料,铺张作华章,先生以诗人天赋,以诗文立言,不离方正,故其等身著作,多切时而有功德之用。

名山先生书法,迥异时流之春蛇秋蚓、土埂伏尸,其用笔取其正,直亦正、圆亦正,轻小巧而重健阔,欲对弄笔者有以震撼鼓舞而一荡萎靡。“我之为学,欲为天下周贫苦、救饥溺,使天下无失所之家,我行我心之所安”,是先生所抱也,是以雄迈代蹒跚也,故能使其书如其人、见其书能见其志气也。

先生家传堂号“佳乐”,取“读书便佳、为善最乐”,既言读书之乐,又倡为善之行。若无力行,“被服儒素,不过雅俗高论”,“读书自读书、做人自做人”、“高谈阔论之下,不过一席空谈。于礼义道德,绝无躬行之实,自欺欺人而已”。先生以一介乱世儒生,怀嫉视百代之才、有安社稷化天下之志、有折痕手腕赈施一方之德,知其因于实学,成于力行也。“穷不忘道,老而能学”,以行践学,真大儒也。

子路再问:“南山有竹,不揉自直,斩而用之,达于犀革,何学之为?”夫子再答:“括而羽之,铍而厉之,其入不益深乎?”是言添羽锐铍,更益深远之理也。以孔子之圣,犹须好学。老子亦云: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,求日损之道,而后一以日益之学贵之,可得而见也。”必有事焉,则莫如读书。寄园门生及先生私淑弟子有德有行者数以百十计,既许读书便佳,更能成就学子,吾辈何必更疑。

“何必读书”诚乃不朽之问。杜工部诗云:“前辈飞腾入,余波绮丽为。”予说实学与力行,愿我辈有以继名山先生之余波激滂也。

“与世不谐何所恨,茫茫万古待知音”。夫子如山,八十年后,小子仰止之余,唯有读书、唯有力行。



中国时代(油画) 任超 周逸敏

窗台上的斑鸠

陈晓兰

透进粗犷与质朴。

其实,它在窗台的时候,虽然离得很近,叫声却像从远处传来,我还是没能把它与这叫声联系。我隔着玻璃观察,看它仔细梳理褐色的羽毛,有时张开翅膀晒太阳,侧着身舒服服伸着一条鸟腿,尾羽张开才看得见它白色的羽尖。它很警觉,我在屋里一晃动,它立马飞走,可见我们与鸟邻居的关系很糟糕!虽然现在很多斑鸠生活在城市,也喜欢在窗前屋后躲小鸟,当然肯定先得确认自己的安全。

在这里,野生鸟类对我们人类完全没有信赖,它们为什么会信赖你呢?相当长一段时间,野生动物遭捕杀情况比较严重,斑鸠不是国家保护动物,那些喜欢野味的饕餮之徒,会对它手下留情?我甚至高度怀疑自己,或许某次乡间餐馆寻味,端上桌的爆

炒野味中曾有过一只不幸的斑鸠。幸好,现在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日益严格,非保护动物也不能随意猎杀。

当然也有例外,比如燕子,总是安心在人家屋檐下筑巢,对人类似乎毫不设防,因为我们传统中把燕子当吉祥物,从不开以伤害,信赖是世代代的积淀。在民间传统中,斑鸠虽然也是吉祥物,但不像燕子那样广为人知,深入人心。

我心目中,燕子是家鸟,斑鸠属于乡野。但城市已扩张,与乡村的界限模糊,斑鸠也就随遇而安。我很喜欢窗台上的斑鸠,只是因为喜欢有个人类以外的邻居,光有人类的地方太单调乏味。有次我用一只托盘撒了点米粒,放在花架上讨好斑鸠。但相当长时间原封不动,它们虽然仍然常来溜达,但对托盘中的米粒视而不见,可能依据它们的经验,食谱中没有这样的米

粒,这毕竟是经人类加工过的种子,在它们眼里是陌生的样子,给它们稻谷也许就不一样了。有天下了场雨,米粒泡软了,我发现它们开始啄食,多天以后颗粒不剩了。

它们也常常令人不省心,东窗花架上,我不敢放花盆了,南阳台花架上有一批多肉植物,有时花盆被打翻了,有时好多叶片明显被啄掉一天,有时叶插苗被连根拔起,根须朝天……总之状况不断。我家住四楼,能如此来我窗外花架调皮捣蛋的,除了它们还有谁?晒衣服被子也得留心,因为它们会到处留下鸟粪。斑鸠是小群居鸟类,还好,我家窗台同时光临的至多也就两只,多半是一家人,鸟少,所以造成的意外事件处于可控范围。

目前的居民小区树林葱茏,是鸟类天堂,它们居住在树林,我们居住于楼房,各安其所,基本可以互不相扰。造访我家花架的,有一阵子主要是喜鹊,似乎比斑鸠稳重,从不造成意外事件。相比之下,我家的鸟邻居中,斑鸠实在是最调皮的,就把它的调皮当成乐趣吧,感谢它的造访!



荷(乱针绣) 荆美芳